



書

卷之六

待字之文苑

左思西征賦 左思 故至 郊田 何 褚 陶 王 仇

張衡 度 蘭 曹 此 李 兒 表 此 伏 偏 混 合 古 聖 郭 詒

外戚 羊 芳 五 均 羊 度 楊 亦 宗 羊 玄 之 盧 諤 子 風 度 孫

北 人 祐 貞 何 岸 王 澄 王 道 王 蘊 褚 爽

送 孫 登 董 京 吳 說 朱 冲 花 榮 高 善 味 辛 春

晉 庾 郭 琦 丘 朔 高 爽 沈 隱 江 旭 郭 子 華 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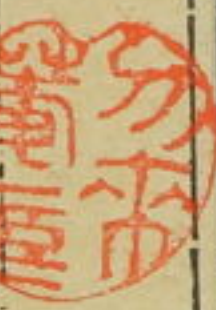
之 酒 晉 潘 岳 郭 翹 辛 淹 劉 驥 之 索 綰 楊 粲

公 孫 鳳 公 孫 永 孫 志 之 也 宗 續 郭 琦 郭 嘉

謝 敷 武 達 張 玄 陶 洪 陶 遠 曰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
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不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
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
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

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
而齊驚揚玉軼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
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
張發雕龍於綈槩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
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
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
逾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
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藩夏連輝頡頏名輩並
綜採繁縟杆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
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冲江右之才傑曹毗屢
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
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
夏侯玄有盛名貞詣女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
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
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
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旣謝天歷
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

玄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 二
飛文以豹變玄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
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莫
莢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
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
功其恭惟何昧且不顯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
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
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
忘遐越常重譯充牣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
品外威四賓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

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
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羣后無懈于
位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
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未施行泰
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子紹未嘉中至黃門郎
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
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
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

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
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
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
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
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茫昧兮廓
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旣殊是生
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
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
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
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

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蛟行蠕動方聚類分鱗
殊族別羽毛異羣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
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
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
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
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
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
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
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
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

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慧孛發
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
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
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趾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
于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域
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
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充帶河洛揚有
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
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
南暨丹灶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

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
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
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
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
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
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旣
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
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參
闔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
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 五
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羣公子體
奇好異敖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
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
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
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
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躊躇步
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
鬱而燦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
清集長風于萬里曲旣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
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

取諸身役心御氣動骨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
隨吟大而不誇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
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
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元陽於重陰引
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
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而激揚情旣思
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
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
長引而膠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
柔撓或澎湃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洄咧繚眺而清昶逸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 六
氣奮涌續紛交錯烈烈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
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
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
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
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
埃靄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
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臯蘭之倚
靡蔭脩竹之蟬蛩乃吟詠而發歎聲驛驛而響連舒蓄
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
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礮礮

震隱訇磕啣嘈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
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
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
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
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
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寧子斂手
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
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
至極張華雅重綬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
徵爲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

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

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

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璋良
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
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
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治博
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
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
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
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
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
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

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
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
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
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罔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
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
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
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
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

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
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
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
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
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
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
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
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潁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
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
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

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
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迴路造
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
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
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
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
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
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
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
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

玄朔榮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俗固
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
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
過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
覩極聽脩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
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
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
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
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

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
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
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
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
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
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
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
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
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

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爲羊祜所器重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

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未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參軍未嘉末卒

棗據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讎改焉父

叔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
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
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
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
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城太守弟嵩
字臺產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石勒所
殺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
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二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

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
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
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
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
卒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
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
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腹之墟有冰氏

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

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縵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弈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齟者以泓噲爲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爲鎗鎗晦胎者以無

檢爲弘曠僕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
亮韞蠹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眊
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噤閃者得清
之聲嗆啞怯畏於謙讓闖茸勇敢於饕諱斯皆寒素之
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
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
而遠視鼻齟亂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
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
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
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關其車乘闈寺相其服飾親客陰

叅於靖室疏貞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
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
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
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
欲驂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坻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
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
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
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
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
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

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太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

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鄰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爲太宰西陽王羨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郟鑒爲司空叅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

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絜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其儁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貞不議世疾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潁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

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
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
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
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音咎
繇暮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
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
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儁才何補夫心非
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川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楊芳漢
庭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
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後

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
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諡曰
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
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
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
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
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
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

太作具

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
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太寶以舍珍爲
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雋是以
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
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
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
晞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楊
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頽奪豪
鋒固以騰廣莫而萋萋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
禮爲已任申韓爲宏通旣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

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
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
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
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
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駮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
名目之典覆賈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
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
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
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
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羣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

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
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
此言之名爲實實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
澄虛心於玄圃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儔黃綺鼓滄
川而浪龍鯁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
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
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
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徃之智狃介者守
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
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

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
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久凝
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典尅明於百揆虞
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
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
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闈秀朱草於
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
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螻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
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
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
栢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叅
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
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
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
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
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
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
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

智之妙總會道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
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
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
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
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
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
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覲千
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
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
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

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旣廣羣盜思通闇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旣敦旣誘乃矯乃厲敦亦旣備矯亦旣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曠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罟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

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後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子顥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仕至侍中

袁宏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

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
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
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啓不敢顯之
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
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
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
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
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
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
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

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
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
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
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
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
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
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
時不治故蘧寧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
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

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
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貴高祖
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
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
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
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
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
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
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

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
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
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
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
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
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
旣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
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
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

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斷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矐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審諤

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沉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爲之贊曰火德旣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獸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軋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曠奇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矐文明暎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

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槩
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邁
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經疊疊
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
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
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
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脩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
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岸高嶷忠存軌
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
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

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
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
始思載元首擬伊同恥人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暎天下邈
哉太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曲直跡濔
必僞處死匪難理有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
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旣同情禮兼到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
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獸門正言彌啓臨危
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獨稟先

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
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雰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
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
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
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旣陳霸業已基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旣羈勒負
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志淵塞媚茲
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
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
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

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
斲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
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
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
由老臣才爲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
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
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懿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鶴鶴
固慎名器伯言審審以道佐世出能勤公入亦獻替謀
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邈遠神和
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立行以恒匡主以漸清不增

絜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
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衆賢千
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
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
匱尚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從桓溫北
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
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鱗於此野
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疾尼父之洞泣似實慟
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
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

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
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慙
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
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
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
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
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
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
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
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

守

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博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子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屬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

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字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霄暎而毋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

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
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
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
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
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
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豪右并
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
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
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內邁陽申之禍逃
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旣
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
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
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
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
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
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
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
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
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
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

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
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寵
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
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
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
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
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尅之害亦深矣
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
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
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去者十而七

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矜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
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成不勤哉文皇挾
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
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
軼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
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
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
乎深宮長於膏梁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
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
險之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

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
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
猾詐錮咎之羣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
況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
首就羈不亦透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
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
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
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
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
脩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

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
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疆
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
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聞喜
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爲參軍領華容
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
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
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
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
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榮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

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

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

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劔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

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

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開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咏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

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
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
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
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
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矇記行於世

郭澄之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
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
裕引爲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旣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
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

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
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
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
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
之美華林羣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
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
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觀而韜
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
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摘屬道邁夙

備成德稱爲臬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
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
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
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祕籍跣足下寮
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克之學箴信清壯也
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瞻筆削
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
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
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
通敏延譽清流德與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豕垂法官徵流音美哉羣彥揚黜翰林俱諧振
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適文綺爛袁庾充愷縉藻霞煥
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晉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外戚

詳觀往誥。逃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

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
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
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
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
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未
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
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
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
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
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

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
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
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
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
入列傳其餘卽叙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
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
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算
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

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卽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

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承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旣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

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威

王恂

弟虔愷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高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旣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鳩毒之事司隸校尉博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

楊文宗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諡曰穆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爲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爲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

子胤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卽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大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爲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爲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為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徵為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容姿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

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為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婺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穆封裴氏為高安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

晉書卷九十三 列傳 六
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碧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
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
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
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裒貶也謝安
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
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
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
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
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卽位徵拜侍
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

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
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
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
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裒總角詣庾亮
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
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
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
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
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
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

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勳可以克
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
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
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疑內示私親
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
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
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
遐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
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歡服
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裒又以
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
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卽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
史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
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
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
麋疑進軍下邳賊卽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
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
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
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汴獲僞相
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

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
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
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
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
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
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
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
符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
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
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

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諡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
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
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
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
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
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恔以父素行高絜表讓
不受三子放恔澄放繼充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恔子

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玄起家祕書郎轉丞清正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爲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琊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琊王師安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王濛

子洵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

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脩小絮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

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麴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杷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脩蘊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奔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叅微言起家著作郎琅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遐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諡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選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人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

節

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與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舒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卽本軍號加

門

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
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
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
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
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
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
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
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
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
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
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
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
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裒父歆爽少
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爲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
之炎之喻之義熙中並歷大官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

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
愆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
刑書王愷地卽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
於奢滌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旣塵清論有戮王猷
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
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
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縉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旣權寵任惟執鈞約乃寡
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晉書卷九十三終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其
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開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
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
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

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
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亭嶽峙脩至
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昏而無悶脩
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
作制之後訟息刑清之時尚乃側席幽貞以康神化徵
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委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
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
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俊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
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
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
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
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
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
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
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
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
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

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
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
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
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
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
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
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縣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
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歎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

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
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
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
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
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爲棲棲自使疲羸魚懸獸檻
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
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
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鳩隼遠巢
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
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

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早願而去萬物皆賤惟人
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
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
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
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
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
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蟻以資養
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

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
海濱也統淳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
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
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
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
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
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
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
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
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

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
病得瘳大小以為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
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僂靈談鬼
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螭螻之
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
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
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
而臥不復言眾親踉蹌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

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巴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
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
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
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
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
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
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鱗鷁躍後作鮪鯨
引飛鷁首撥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
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
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

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誅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舍水激天雲雨響集叱咤譁呼雷電盡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桂襪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羗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旣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涪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 十一
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
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
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
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
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
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
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
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
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
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

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
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
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
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媿辭弱冠受業於樂安
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
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
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
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
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

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絜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遜之士喬

供養衡門至于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頽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

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
度日月星辰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
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
之失而正天池之紀如無據驗甘卽刑戮以彰虛妄之
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
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叙曰名者
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
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
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

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
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
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
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
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
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
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
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
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
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

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末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曷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勅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

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
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
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
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
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
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
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
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

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
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
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
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
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脩
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
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當今
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

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
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
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
進何以勸善且白不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
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
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
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
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

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
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
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
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
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瑩獨錢
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
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
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
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
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

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兒，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兒，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闕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脩，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 十四
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廻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

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于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崔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

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留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勑色餘杭令顧

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旣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

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嘍曦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畸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

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絜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

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曰
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卜就
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
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
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
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人胡壯
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
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
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
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

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
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
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
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
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
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
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
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

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
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
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
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
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
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
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
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

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
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密劉鮪字長魚
城陽邴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鮪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
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救身
謹絜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
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
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
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

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巖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絜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

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篳門歛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郡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

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辛謚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

謚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

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未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

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 三十三
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
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
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
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里
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
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
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
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

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
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
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
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
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
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
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
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
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
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諡曰玄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末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

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僕寢其中下無茵褥穎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

并爲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

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定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

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

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
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
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
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
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
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
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
鏡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

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
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
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
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
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
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詎
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
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
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
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

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洛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

侯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宄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

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朕病三年不豫絕其食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燾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代索燾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

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
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
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
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
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
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
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
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
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
宣城郡界文春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
溫嘗往造之旣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
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
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

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

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逵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逵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逵似連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

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
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
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
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
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
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一政有弊苟乖其
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
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脩苟迷擬之
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
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探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

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
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內
喪道實以矜尚掩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
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
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
館在武丘山達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
慮達遠遯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達希心俗表不
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
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
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

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達復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達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達旣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絜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嘉一
作壽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

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

五十畝
種秫
五

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今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吾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迳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慙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今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耜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者作郎不就
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
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
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
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
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
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
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寵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
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

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
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
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之至州
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
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
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
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
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窓之下清
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
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

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
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夙矣
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
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
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
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間允愧時幸洛
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
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
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
而棲衡泌舍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
葉者矣

晉書卷九十四終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

三

